



天竺梦



TIAN
ZHU
MENG

天竺梦

福建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我党地下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

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上级组织决定重建遭到敌人破坏的半湖特委。国民党中统、军统以及所谓第三势力的“天竺党”极力予以破坏。由反动名士组成的“天竺党”甚至用叛徒、特务组成假特委，打入我党内部，其手段比之军统、中统更为奸诈毒辣。敌我斗争尖锐复杂，敌人内讧也愈演愈烈。然而，不管敌人如何狡猾，在英雄的共产党人面前，终究只能是南柯一梦。

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成功地塑造了尹生辉、姚树泽等优秀地下工作者的形象。

天 竺 梦

李 良 杰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3.75印张 2插页284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850

书号：10173·376 定价：1.06元



作者近影

李良杰长篇小说

较量

上海人民出版社

投向四〇一的魔影

福建人民出版社

人生

四川人民出版社

皇母宫的钟声

福建人民出版社

悠悠岁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天竺梦

福建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 | | |
|-----|---------|------------|
| 1 | 第 一 章 | 竺家花园的见闻 |
| 10 | 第 二 章 | 码头上的一幕 |
| 20 | 第 三 章 | 枇杷树下的美人 |
| 32 | 第 四 章 | 社长的女儿和总编辑 |
| 43 | 第 五 章 | 接头于牡丹亭内 |
| 53 | 第 六 章 | 刮目相看 |
| 64 | 第 七 章 | 酒遇知己 |
| 75 | 第 八 章 | 脱险 |
| 86 | 第 九 章 | 在“一线天”那个地方 |
| 96 | 第 十 章 | 特别的别针 |
| 107 | 第 十 一 章 | 扑不灭的火焰 |
| 118 | 第 十 二 章 | 这个谜很费解 |
| 130 | 第 十 三 章 | 热情与冷淡 |
| 139 | 第 十 四 章 | 宴席的一角 |
| 148 | 第 十 五 章 | 酒后露真情 |
| 157 | 第 十 六 章 | 受命 |
| 167 | 第 十 七 章 | 在客轮的特等舱里 |
| 179 | 第 十 八 章 | 幻灭 |

- 192 第十九章 “土包子”开了洋荤
- 204 第二十章 师生之间
- 213 第二十一章 考察在友谊的气氛中进行
- 226 第二十二章 被忽略的细节
- 236 第二十三章 令人费解的情话
- 247 第二十四章 去而复返
- 260 第二十五章 绝妙的计策
- 274 第二十六章 好厉害的女人
- 285 第二十七章 金蝉脱壳之计
- 298 第二十八章 秘密会面
- 310 第二十九章 一场还在继续的恶梦
- 324 第三十章 计中有计
- 335 第三十一章 人在对面心隔万里
- 348 第三十二章 猎狗碰上了疯狗
- 363 第三十三章 弄巧成拙
- 375 第三十四章 明争暗斗
- 387 第三十五章 最有力的解释
- 399 第三十六章 恍忽如梦
- 405 第三十七章 爱与恨
- 417 第三十八章 乐极生悲
- 432 第三十九章 尾 声

第一章

竺家花园的见闻

竺家花园，对于半湖市的人来说，一直是个谜。

这座神秘的花园，在半湖南岸，距南温泉三里的南山脚下。它是江南名士竺醒斋的私人住宅，但并非竺醒斋亲手所建，而是其父竺培鑫的杰作。

竺培鑫官名竺运闾，因是半湖人氏，自称湖绮老人。他原是清朝的翰林，袁世凯上台后，留他在京。但由于他怀清恩，念帝制，每每与袁世凯不合，后来闹翻了脸，一怒之下，便带着一家三十余口回到江南半湖市。不久，袁世凯妄图复辟，做皇帝梦，他知竺运闾在江南颇有声望，意欲借重竺运闾的大名。就让人传言给竺运闾，^自如上表劝进，愿出巨金。一纸得千金，何乐而不为？竺运闾就用那一纸换来的千金，建造了这座花园。

这里原是颇享盛名的南国寺的旧址，竺运闾之所以看中这儿，因为南国寺前院有四十一株近千年树龄的银杏树，后院有一百多株近六百年历史的参天的水杉，还有一个大湖

泊，一座大山岗。古朴深邃，依山傍水，风水独占，有如仙人之境。房屋建筑也很风雅别致，正屋造于南国寺前院，利用那四十一株银杏树树干为支柱和围墙，因地制宜，依势而造，盖成了大小不一、形状有别的三十五间房屋。有的房间大如厅堂，有的则小如斗室，还有的弯弯曲曲。然而决不使人感到别扭，产生不快。相反，你一旦入屋，便会油然而生一种心旷神怡，飘飘欲仙之感。更有趣的是，所有的屋顶全在树木的浓叶覆盖之中，连一砖一瓦也不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四面的墙壁，五步植一棵美洲凌霄，藤蔓爬满墙壁，遮去门楣，即使你到了门前，也想不到这里竟是一所华丽住宅。

竺醒斋青年时代留学欧美，回国后拥护共和，与其父竺运闾的思想格格不入。但湖绮老人死后，这笔家业，他还是全盘接受下来了。

这竺家花园，不仅对于一般居民是个谜，就连《大华日报》的总编辑尹生辉也不知深浅。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尹生辉出任《大华日报》总编辑，一年多来，他自由出入半湖市每一个衙门，成了那些显贵家庭的座上客，唯独这竺家花园特别，门禁森严，还没有跨进一步。甚至去年年底，他巴拜了竺醒斋为先生，也没有受到让他进竺家花园之邀。直到今天，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七年四月一日，竺醒斋六十大寿之时，他送了一份特别丰厚的寿礼，才得到一张请帖，请他去竺家花园参加家庭便宴。据他的好友、现任半湖市邮电局局长曾圣新透露，竺醒斋六十大寿，送礼者不下千人，本省要人都送了礼，连军统站站站长于明康、中统室主任吴一振，

也不得不以重礼相赠，竺醒斋提前于昨天在《望江楼》设宴招待了他们。今天请来府邸的，人数不过三十余，都是竺醒斋的盟友心腹、得意门生。尹生辉听后，心里暗喜。

伏特牌轿车在竺家花园门口一停下，尹生辉刚下车，曾圣新就象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寒暄一阵后，领他走进戒备森严的大铁门。

“离开席时间还早，”曾圣新说，“我们不妨先去散散步吧。”

“悉听圣新兄尊便。”尹生辉微笑着说。

进门便是一条沿围墙开的深而阔的河，河水清澈，鱼儿在碧绿的水草中游来游去。河上架了一座石桥，桥头有圆形栅栏门，门前设有门卫，此谓二道门。过桥后穿过一条林荫小道，在盛开的桃花林那儿一拐弯，尹生辉觉得眼前豁然一亮，深远开阔，碧波涟漪，好大一个湖泊，已经到了花园！

花园里，沿湖泊四周造成八十三景，每一景色，都题上一个风雅的名字，什么“绿天澄抡”、“苍髯上寿”、“海棠艇”、“接叶亭”、“絮舞桥”、“水芝洞”、“万花坞”、“养生池”等等。尹生辉见了好生眼熟，略一沉思，不禁一笑，原来是仿效《红楼梦》里的大观园设计布局的。

他们沿着湖泊走，快走到尽头时，出现一座小山，山顶上是一座座中国式的古老建筑，山腰里则是一幢幢欧美式的小洋房。

竺醒斋就住在山顶那古代建筑中，前面又有一个圆形的铁栅栏门，站着双岗，此谓三道门。非竺家眷属，谁也不得入内。他们绕着湖堤回到了前院。

这时，竺醒斋的盟友心腹都到了，有的在院心亭作画，有的在游廊石桌前挥笔题词。多数是穿长衫马褂的江南士绅，少数几个是穿中山装、戴金丝眼镜的官场新贵，穿西装者寥寥无几。他们都是毗邻三省百余州县的要人。尹生辉多数是认识的，打过交道的，便走上前去同他们一一握手；不认识的也互闻其名，经曾圣新一介绍，也就一见如故，谈笑风生。

晚霞降临，十来座彩牌楼灯光齐明，竺醒斋从盛开的一串串紫绛色美洲凌霄花的门庭里走了出来。他穿着西装，稀稀拉拉的银发剪得很短，眼里闪动着光彩，红润的脸上荡漾着笑意，大有长者的风度。他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曾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高级参议，也当过多年的省主席；因与国民党新贵们不和，得不到重用，反受排挤，一气之下，回到半湖，以江南三省百余州县为基地，施展宏图。众人一见，一齐趋步向前，鞠躬、作揖以后，侍立一旁，恭敬而肃穆。竺醒斋点头还礼，眼光转了一圈，落在尹生辉的脸上，伸出细长白皙的手在尹生辉肩上拍拍，说：“生辉一向可好？”

“蒙老师关照。”尹生辉忙说，“一切都很顺利。”

竺醒斋一连说了几个“好！好！好！”，眼光长久地停留在尹生辉的脸上。

竺醒斋对尹生辉如此厚待，便在旁的人无不吃惊。不错，去年中秋，《大华日报》以大号字体，在报上披露了半湖市军统站站长况宜成强奸三名所谓“女共产党”大学生的消息，引起了大学生的罢课和游行，使得军统臭不可闻，况宜成被革职赶出了半湖，从而剪除了竺醒斋的一大劲敌。然

而他们这些人，不论对于“肘腋之忧”的军统，或者对于“肢体之患”的中统，抑或对于“心腹之害”的共产党，哪一个不是武功赫赫，可是谁博得过竺醒斋如此宠爱？

“圣新，你陪生辉到小客厅去坐坐！”竺醒斋对曾圣新说完后，便去与那些新贵们说话了。

曾圣新领着尹生辉进了正厅，这正厅大得出奇，总面积约有五百平方米，银杏树作墙壁，杉树作柱子，铁梨木削成方砖，用来铺成大厅的地板。整个大厅，几乎没有什么家具，显得空空荡荡。唯有在大厅的中央，孤零零地安放着一只半人高的雕龙镂凤的红木茶几，茶几上放着一只半人高的花瓶，洁白的细瓷上描着花鸟，既俊逸浑朴，又古色古香，是数百年前名窑出产的。花瓶里插着一束天竺，枝干粗壮、挺拔，细嫩翠绿的竺叶，柔软地下垂着，宛如细细的绿色小瀑布。

他们穿过大厅，进了左侧的一间小客厅。里面有两组沙发。他们刚落座，老佣人送来了两杯碧绿清香的龙井新茶。当老佣人端着盘子推开右侧小客厅的门的时候，一阵清脆婉转的声音传了进来。尹生辉寻声望去，对面的小客厅里，有十几个女子在那里说说笑笑，皆是年轻淑女，一个个装束入时，脂馥粉香，打扮得异样鲜艳，仿佛花枝儿一般。尹生辉早就听说过竺运闾有五个老婆，生了十个子女，除长子竺醒斋外，余下皆是女儿。传闻竺醒斋这九个妹妹，一个比一个俊俏，一个比一个有能耐，其中以小九妹竺文静最为标致，又精通文墨，喜缀诗词，竺醒斋视她为骄傲，人们捧她为“女中皇后”。

“圣新，”尹生辉望着那一群女子说，“这都是竺老的妹妹吗？小九妹是哪一个？”

“呵哈！”曾圣新忍不住笑了，感情微妙地说，“生辉兄也久闻小九妹的艳名啦？看样子，生辉兄对她早有爱慕之心了吧？”

“这个玩笑开不得。”尹生辉收回目光，敛住笑容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可从来不作非份之想。”

“非份之想？”曾圣新又诡谲地笑了，“生辉兄何必妄自菲薄。小九妹我见过，依我看啊，你们俩倒是天生的一对。可惜小九妹在外地还未回来，否则我一定为你引见。”

尹生辉淡然一笑，转过脸去，却发现竺醒斋带领那三十余人已步入大厅，他们绕着花瓶走了一圈，然后在花瓶前面一排儿站着，庄严而肃穆地朝天竺深深一鞠躬，动作整齐划一，娴熟而自然。

尹生辉眼睛里有一道光，但一闪即逝。他对此种神秘的举动，一时还分辨不出其中的奥妙与玄虚。尹生辉公开的身份是《大华日报》总编辑，隐蔽身份是中统的特派专员。中统因常常受到竺家花园势力的威胁，又见毗邻三省军政士绅要员经常出入于竺家花园，便指令尹生辉设法打进竺家花园，摸清底细。这也正符合尹生辉的想法，因为他早对竺家花园开始注意了。此刻见竺醒斋等人如此举动，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暗暗在心里琢磨，目光一刻也没从大厅里移开，直到竺醒斋带领众人进了餐厅，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才收回眼光。

“曾先生，入席了。”佣人站在门口对曾圣新说。

筵席分别开在两个餐厅，竺醒斋与那三省百余州县的娶人在东厅，尹生辉和竺醒斋的妹妹、妹夫们在西厅，当中隔了一条走廊。西厅摆了五桌，尹生辉和曾圣新这一桌是男宾，另外四桌皆属竺家姑嫂。两个餐厅的气氛迥然不同：东厅里面庄重肃然，人们正襟危坐，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走动；西厅却气氛活跃，热闹非常，女眷们放肆地笑，尽情地嬉闹，一开席，就碰杯、罚酒，闹腾得不可开交。

这时，尹生辉注意到，东厅里摆了四桌，三桌已坐满八人，唯有竺醒斋那一桌只坐了七人，竺醒斋本人坐在主席，二席暂且空无人坐，但却摆着餐具。他想一定有个重要人物还未来。然而出乎尹生辉的意外，过了一会儿，便见竺醒斋站了起来，倏地，整个东厅全体客人跟着站了起来。竺醒斋捧起五十年的老窖陈酒，恭恭敬敬地向那空无人坐的二席酒盅里斟了一杯酒，又将桌上每只菜挟一点放在碟子里，再向花瓷小碗里舀三汤匙清蒸鳊鱼汤，然后，由他自己把酒代饮掉，把菜代吃掉，把汤代喝掉。当他吃完喝完，放下筷子的时候——这筷子一放，似乎便是一道无声的命令，众人一齐坐下。

要不是曾圣新推他一把，并暗暗地向他使着眼色，尹生辉几乎看傻了眼。丰盛的筵席，于他已经毫无兴趣，他的注意力全在东厅那个空着的席位，以及竺醒斋那奇特的举动上。再联系刚才这伙人在大厅里对天竺的肃穆庄严的一躬，尹生辉越发觉得这伙人神秘不可测，他估计在这些奇特的举动后面，一定有一个令人吃惊的谋划。难怪中统室不惜花大代价，要他打入竺家花园了。于是，他对于自己现在担负的

使命，越发增强了新奇感和责任心。

开席不久，竺醒斋手里拿着酒杯，领着三姨太梅素宛来到西餐厅，所有人（包括竺家的众位姑娘们）都站了起来。竺醒斋径直走到尹生辉这一桌，笑容可掬地说：“各位！竺某奔波了这大半生，可是于党国毫无益处，于江南父老兄弟毫无益处，于各位毫无益处。蒙各位不弃，在我六十生辰之际，给予如此盛情祝贺，不胜感激之至！惭愧之至！今天办此薄宴，聊以答谢，请各位弃拘谨，取自由，一醉为快。请！”他高举酒盅，与众人同干一杯。

“请三姨太与大家猜猜拳！”曾圣新提议说。

梅素宛原是半湖市的一个戏班的演员，长得极为标致，艳名大振，去年才被竺醒斋纳为三姨太。她听了曾圣新的倡议后，便含着动人的微笑，大大方方地伸出手来，与全席猜了个通关。看来她的猜拳本领十分高明，人人都输给了她。当她玉手再伸，要与尹生辉猜拳时，曾圣新连忙说：“生辉兄虽有海量，却不会猜拳，请允许我来代他。若输于三姨太，由生辉兄罚酒。”

说完也不征得尹生辉的同意，就同梅素宛猜了起来。照例三拳输尽，尹生辉只好连喝三杯。不料，梅素宛又亲手斟满三盅酒，一杯递给尹生辉，一杯递给竺醒斋，说：“尹总编的光临，使我们家庭便宴大为增色，我们应该敬他一杯！”

尹生辉哪敢推辞，就连竺醒斋也如得圣旨似的，端起酒杯，一口见底。那梅素宛本不会喝酒，一杯酒下肚，立即两颊生红，更加娇艳动人了。

散席之后，竺醒斋与那班权贵们去密室交谈。曾圣新陪着

尹生辉来到院中散步。他们两人都是西装革履，相貌堂堂。尹生辉身材高大，曾圣新身材适中。尹生辉是个出名的美男子，曾圣新长相也相当出众。他们在花园中间鹅卵石的小径上漫步，窸窣的皮鞋声，打破了园中的寂静，也搅乱了尹生辉沉思的心境。

对于今天在竺家发现的这一系列的奇怪事情，尹生辉很想问一问曾圣新，话到嘴边还是忍住了。他与曾圣新虽然是同窗好友，过去交往甚厚，但是自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各奔东西，互相很少了解。目前曾圣新已是竺醒斋的中坚力量，核心分子，此等秘密，估计他未必就肯泄露。

“生辉，”曾圣新打破沉默说，“这个星期天你有空吗？能不能到我家来一次？”

“星期天？”尹生辉想了想，星期天事情倒是没有，不过他不愿到曾圣新家里去，便随口问，“有事吗？”

“当然有事喽。”曾圣新微妙地笑着说。

尹生辉觉得他笑得很诡谲，笑中有骸，又追问了一下，曾圣新还是故意卖关子，不肯说。他沉吟片刻，毅然决然地说：“好吧，星期天的下午我来！”

第二章

码头上的一幕

光泽飘洒的秀发，弯曲自然地披在肩上，几绺倔强的散发，俏皮地覆盖着前额，长睫毛下，两只清澈的、黑白分明的大眼，眸子转动，如盈盈春水涟漪荡漾，丰润的白里透红的双颊，浮起浅浅的笑靥，樱唇微启，露出细密整齐的犹如白玉一般的牙齿，秀美的脖子……白洁如对着镜子骄傲地笑了，旋又生气似地嘟起了小嘴，转过身去，背对着镜子。

白洁如对自己这副长相是很矛盾的。过去——很小的时候，她把自己这出众的相貌，引为骄傲，听到人家说她漂亮，看到姑娘们用嫉妒的眼光瞅她，青年人用赞美爱慕的眼光瞧她，心里十分得意。现在，她渐渐意识到，美貌也是一种祸根，它会造造成陷阱暂且不说，单就雪片一般飞来的情书，也就够她恶心和麻烦的了。何况她现在是共产党的特委书记，一个地下工作者，有着这样一副惹人注目的长相，无缘无故就会招来许多眼光，时刻在给自己制造危险。她早已经不烫头发了，也从来不搽胭脂，不涂口红，还尽量穿一些旧的素净

的衣服，可是又有什么用处呢？反而更添光彩，更有一种魅力。

“洁如，为什么把自己关在房里，你难道不喜欢春天吗？”白洁如的掩护人、著名教授叶更生在门外说。

白洁如拉开房门，向叶教授微笑着说：“这就出去了。局里几个同事约好，到郊外去踏青。路嘉呢，还在睡觉？”说着身子轻盈地走了出来。

“哈哈，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她呀，”叶更生慈祥地说，“哪里关得住？早就出去啦……”

白洁如温柔地微笑着。她知道叶老教授的独养女儿叶路嘉正与大华书局的营业员高一湘热恋着，每逢星期天就独自出门，把她丢在家里。白洁如有时不真不假地埋怨她几句，其实呀，她很高兴路嘉这样做，她可以行动自由些。

“许太太昨天晚上来过。”叶更生教授说，“路嘉告诉你了吧？”

许太太，叫缪绮，中共半湖特委联络站站长，特委组织部长许振亚的妻子，公开身份是半湖市某银行出纳会计。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中共半湖特委遭到破坏，大部份地下党员被国民党杀害，极少数幸存者，也与组织中断了联系。为重新建立半湖特委，缪绮于半年以前来到半湖市，建立联络站。她常来找白洁如，与叶教授全家都很熟悉。

“路嘉告诉我了。”白洁如回答说，“下午要是有时间，我去许太太家里转一转。”

“晚上早点回来。”叶教授说，“我们等你吃晚饭。”想了想又补充说，“最近飞行堡垒在大街小巷到处乱闯，到处